

# 赶集

□浙江磐安 蔡福兴

初中同学打电话让我去赶集,听到“赶集”二字,久违的亲切感油然而生。

集市就设在他村里的操场上,一个个摊位排列整齐,跟我记忆中沿着路的两边摆摊的情形不太一样,不过熟悉的市井气息并无二异。

他来买菜,我是闲逛。他说要买新鲜猪肉、香菇,我就跟着他,听他和小摊主们讨价还价。这也是我喜欢赶集的原因,它充满互动的空间,充满人情味,不像大商超,付款收款是一条机械的流水线。

他说再去买点芹菜。我们来到操场的角落,看到一对年过六十的夫妻,只卖芹菜。我一眼就发现那芹菜是他们自家种的,茎叶细细长长,如香葱,连靠近根部的茎也是瘦削的,是我喜欢的芹菜。我抓了一大把芹菜,说:“你们自家种的芹菜,我要多买一点。”那老太太顿时喜笑颜开,说:“你可真懂行,这是我早上刚挖的芹菜,还带着露水呢!”她把芹菜过了秤,还不到二斤。我又抓了一棵,说:“凑个二斤吧!”老太太又一次开心了起来

## 字典里没春天

□常州 朱洪涛

我上学的时候有一份报纸卖得特别好。那个报亭在小树林旁边。我有一个习惯,星期四上午要是没课,一定会去那里看看。别的报纸就那么两三份,唯独它,小老板进了厚厚一摞,目测其高度到了成年人膝盖的部位。我就边看边想,何时我的名字能出现在上面。它的副刊给我的印象特别深,雅致,还有一点看不懂,就是挡不住喜欢。去图书馆自习,累了,到期刊阅览室随意看看,那份报纸总是被翻得最脏,没有之一。

我给女儿讲胡适的故事,我说胡适小时候读书很聪明很勤奋。他躲在被子里读小说把眼睛读近视了。有一次他眼睛进了东西不舒服,他妈妈等他睡着了,用嘴巴去舔舐他的眼睛。后来胡适去国外留

## 铁头犟老子

□建湖 陈文祥

每到清明,就想到了我那铁头犟老子。我亲爱的老子,你离开我们已整整三十年了。临终,你未要儿女们服侍一时半刻,睡觉中突发脑溢血走的!那年,你才七十岁,正是享福的时光啊!

爸爸,在我们这里,既不喊父亲,也不叫爸爸,偶尔叫爷,绝大多数习惯称老子。一口一个老子,历来叫顺口了!

我的老子一生平凡平凡,普通得如同村头那棵大杨树。书念得不多,字只识得几筐,但能将一部《三国演义》说得头头是道。庄前舍后,提到我老子,都说我家老子真能苦。记得我老子,用过牛、划过渣、拾过粪、管过水。撑船到东海弄水草,上新洋港挑大河工。挑呀夯的,插秧挖塘,重活脏活累活,无所不能,无所不干。起早贪黑,从不喊苦叫累。好不容易,才把我们四个儿子全上到高中。亲朋好友舍不得我老子,劝他,儿子多,少念点书,自己少苦点。可我老子犟死人,油盐不进。

一辈子最出名的,还数我老子

来,她抓起一棵芹菜,说:“你这么照顾我生意,我送你一棵。”我正要推辞,她已从身后抽出一根稻草,麻利地把芹菜扎好了。我付了款,把付款页面给她看,她笑咪咪地摆摆手说:“你可真仔细啊,下次再来。”

一早的心情,被老太太的笑意点亮。驱车回家的途中,心里有说不出的愉悦。

我有一个从事家谱印制的朋友,他父亲已经年过七十,但退而不休,一有空就去摸螺蛳。他摸来的螺蛳个头小,加上不是养殖的,所以格外受到欢迎。他有一些固定的买主,通常出摊不到两个小时就卖完收摊了。

有一个邻镇的买主,非他摸的螺蛳不买。这天,那买主又从邻镇驱车赶来,说要多买几斤,免得老是跑。朋友的父亲给他称了三斤后,发现脸盆里的螺蛳所剩不多,就把剩下的也给了他。那买主刚想拒绝,朋友的父亲已经把螺蛳装进了袋子里。那买主拿出二十元钱塞到朋友父亲的手中,就想拔腿走

掉。哪知朋友的父亲愣是拉着他的手,把一张五元的纸币按在他手里,把他往车上推。那买主推辞不过,只得上了车。

“老人家!”那买主摇下车窗喊道。

朋友的父亲刚抬头去望,就看到车窗里抛出来一包烟。他本能地接住,刚想说什么,汽车已远去。

我外公喜欢吃咸带鱼,每逢集市,他总是用一根扁担挑着两只蛇皮袋,到卖带鱼的摊位报到。等他们相识了,那摊主就说:“你把担子放我这儿吧,等你买好了所有的东西,再挑走就是了。”外公求之不得,忙把担子放下。

有一回暑假,我也跟着外公去赶集。远远的,那摊主就朝我们打招呼:“今天把外孙也带来了。”他朝旁边卖棒冰的妇女喊道:“给外孙吃一根棒冰。”外公付钱给她,摊主却一把拦住,说:“你这是瞧不起我了。”原来,那卖棒冰的妇女是摊主的妻子。

我还是很喜欢赶集的,喜欢集市里的烟火气息,喜欢那里的人情味。

帐,不开心。她居然记住了。

以前好玩的东西很多。有一种玩法叫“三月三抽毛毡”。这种草长得细细长长,长得快熟了的时候,从青绿的软梗中抽出奶白的穗。孩子们手快,很熟练地把它抽出来,放在嘴巴里嚼。青涩、微甜,不能下肚。我们比赛看谁抽得多,多的话扎在一起像白色的花。于是我们商量,想到山里的坟头上这种草长得特别好,敢不敢抽。没有怕,只有好玩。去了。从来就没把坟当成坟,就是一块稍微隆起的地。这里的毛毡成片成片,抽都抽不完。小伙伴边抽边嚼。要不是大人来赶,不知会玩到何时。

字典里没有春天,记忆中有温暖。我整理了一下我的货架,灰尘拂去,它又来了。

## 水墨汀溪

□句容 唐红生

徽州总让人魂牵梦萦,也不知究竟去了多少次,这不,今春再次前往。第一站是泾县汀溪乡大南坑村,因为那里有“水墨汀溪”,被誉为皖南最后一块“绿色净土”。

汽车沿着“皖南川藏线”行驶,盘山公路蜿蜒延伸。途中也有不错的景色,目之所及群山叠嶂、竹海相依,或云雾缭绕,或苍翠葱茏,或点点绯红,宛如人间仙境。

到达大南坑村时,夜幕降临,一切朦胧起来。晚饭后坐在民宿三楼的露台上,晚风徐徐,月亮爬过山峰,皎洁的月光洒向密林。耳畔传来哗啦啦的水声,向主人打听得知,这是汀溪河发出的声响。

清晨,吸着山里新鲜的空气,顿感神清气爽。漫步至景区,站在用铁索拉起的吊桥上俯视,一大一小两股溪水汇聚于此,声音一高一低,似两个声部的合奏,悦耳动听。

溯流而上,一条河夹在两岸逶迤的大山间,贴着山崖,从深处流来。溪水依着不同的路径,呈现不同的姿态,忽而穿过小石桥,忽儿漫过浅滩,忽而汇流成潭,忽而倾泻而下。有时潺潺之声,有时訇訇作响,有时悄无声息,给人一种律动之感。

在景区一家民宿院中小憩,好客的主人向我们推荐了“大南坑兰香茶”。主人将新茶泡好,只见色泽翠绿,清澈明亮,片片芽叶缓缓展开,淡淡的兰花清香在雾气氤氲中四溢。我轻啜一口,先苦后甘,滋味鲜醇,满口生香。在与主人交谈中得知,这里的山青水秀吸引了一批又一批自驾游和户外爱好者,特别是茶旅深度融合,带动了农家乐生意愈加红火,也带动了百姓实现小康。

水墨汀溪以水为墨、以山为笔,以大地为宣纸,而绘画者正是生活在这里的人们。他们尊重自然,保护自然,与自然和谐共生,稍加皴擦,一幅意境悠远的水墨丹青画卷便铺展开来。

这季节是枯水期,被河水常年冲刷得溜光滑润的鹅卵石随处可见。同伴在寻找钟意的石头,我看了看那些捡来的石头,有的白得晶

## 怀念父亲

□南京 王国霖

今年是父亲诞辰100周年,我们哥几个商议,准备在清明节开展纪念、追思活动。

父亲是在米寿之年离我们而去的,虽然已经时隔12年,但他的音容笑貌恍如昨日。

父亲是一个勤劳的人,他大约在20岁左右,从城南贫民窟人赘到乡下马群农家,成了一个上门女婿。从城里人变成乡下人,一切从头学起,耕田耙地,插秧割麦,和母亲两人辛勤劳作,土里刨食,养活我们一家9口人。

父亲是一个善良的人,记得我们小时候经常有讨饭的上门,尽管我们家常常也食不果腹,可父亲宁愿自己少吃一点也要省一口给讨

饭的。有一次,父亲把自己的午饭都分给了人家,结果下午空腹栽秧,眼冒金星,一头栽倒在秧田里,被人抬回了家。

父亲更是一个父爱如山的人,他对我们的呵护、关爱既潜移默化,又坚定不移。虽然当时家贫如洗,但他仍然坚持想方设法把我们兄妹六人送去读书,循循善诱教我们做人做事的道理。我和弟弟都先后成了区、街机关干部,尤其大哥北大毕业后,在京城发展,这不仅是我们家族的荣耀,十里八乡熟悉的人也都竖起大拇指点赞。

春风拂面,清明在即,睹物思人依稀在,碧水苍云幻音容。没有父亲的培养,就没有我们的今天。

# 青石街

NEW SUPPLEMENT 727 号

投稿邮箱:xinfukan@126.com